

◆ 狱中的诗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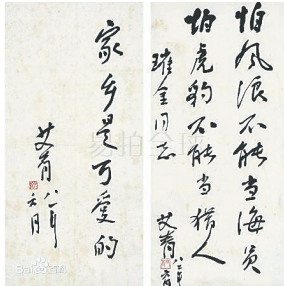
1933年，在上海的一处监牢里，当囚禁在此处的人长吁短叹，掰着手指头计算还有几天才能出狱的时候，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一个年轻人在写诗。

“大堰河，是我的保姆”  
“大堰河，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”。  
“大堰河，你为什么哭。”  
“大堰河，深爱她的乳儿。”  
“大堰河，今天，你的乳儿是在狱里，/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”

年轻人边写边念，狱友们在吟诵声中静了下来，他们停止了嗟叹，随着诗的内容和韵律流下了眼泪。“大堰河”，这个受尽生活磨难的普通农妇，四十几年的生活最终随着纸钱的灰飞散无踪，而她的孩子们仍要承担这种痛苦，在生死轮回中万劫不复。而“大堰河”的乳儿，这位写诗的年轻人，却正在用笔“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”，这“咒语”的确有效，狱友们仿佛就是“大堰河”的儿子们，年轻人的兄弟们；年轻人的诗中写下的也不仅是对一位已经逝去的保姆的四年，更是狱友们当下生活的写照。

在这监牢中，这位年轻人是一个异数，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，他似乎是一位出过洋的学生，画画水平也不差，之所以被抓进监狱，好像也和画画有关系。最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年轻人入狱之后似乎并不惆怅，而是一直在不停地写诗，他说自己“从你彩色的欧罗巴/带回了一支芦笛”，而这“芦笛”却使他“犯了罪”，因为“在这里/芦笛也是禁物”；他把自己在狱中染上的肺结核称作是“从紫丁香般的肺叶”上吐出的“艳凄的红花”，他把透过铁窗照进来的一线阳光称作是“生活的叫喊着的海”。而他通过着铁窗看到了“东海”“塞纳河”“马雅可夫斯基”和所有在“记忆里留过烙印的东西”，仿佛囚牢的压抑给了他“多量的生命的力”，使他能够跨过“茫茫的时间的大海”。

狱友们沉浸在年轻人的诗句中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一首名作的诞生，更是一颗名叫“艾青”的诗坛巨星的升起。一年后，这首诗名为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的诗将传遍中华大地，为那些挣扎在生活苦难中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动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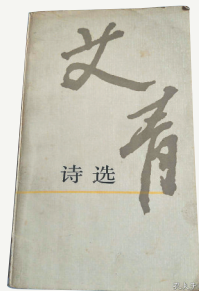


艾青书法。

今年3月27日，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家、诗人艾青的110周年诞辰。

艾青(1910年3月27日~1996年5月5日)，原名蒋正涵，字养源，号海澄。出生于浙江金华，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。1933年第一次用笔名发表长诗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后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，从事革命文艺活动。1935年，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。

1996年5月5日凌晨病逝，享年86岁。艾青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。主要作品有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《艾青诗选》等。



艾青诗选。



艾青第一本诗集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



诗人艾青。

艾青：  
为太阳、土地和火把写诗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

艾青文化公园。

◆ 从巴黎到上海

1932年，马赛港，一艘驶往东方的船起航了，后来的“艾青”正在这艘船上，此时，他还被人称为蒋海澄，是一个在巴黎学习绘画的学生，偶尔会用“莪伽”为笔名写写诗。算起来，离开中国已经有三年了，在这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的日子里，关于祖国的消息都来自道听途说，可是，其中绝少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艾青更是感觉到了国破家亡的危机，甚至有一位法国人高声告诉他“中国人，国家快完了，你还在这儿画画！”半个世纪之后，这句话还回响在艾青的耳畔，每每想起，“就像在脸上打了一个耳光”。

正是这句话坚定了艾青回国的决心，正如三年前他不

惜哄骗父亲说“来法国是为了赚大钱”也要远走他乡学习绘画一样。这三年，巴黎让艾青学到了太多：这里不止是有波尔莱尔、凡尔哈伦和阿波利奈尔，也不止有塞纳河、罗浮宫和圣母院，这里还有共产主义、有巴黎公社、有“世界反帝大同盟”的“东方支部”，这里有革命的火种，艾青想把它带回祖国。艾青记得那些在巴黎圣约克街六十一号曾经为了“反帝”而叫喊、激奋过的东方面孔以及那些“为同一的火焰燃烧着”的心。美术和文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永恒的孤独，还要为了人类的解放和幸福。

艾青启程的这一天，“一·二八”事变的枪声在上海闸北打响。

一路上，艾青的心情十分

◆ 下鸭蛋的母鸡

这实在耐人寻味。难怪后来有人对艾青开玩笑，说：“你是母鸡，可是下的是鸭蛋”，艾青回答则更有意思：“不管是鸡蛋，鸭蛋，总还是蛋，它们之间总含有共同的物质——蛋白质，即使含量不同，都同样具有营养。”其实，对艾青而言，诗歌也好，美术也罢，其本质都是一回事，都是自己对祖国的热爱，对人民的真诚，以及对时代的响应。

艾青写太阳，写它“难遮掩的光芒”，写它用“火焰之手”撕开人类“陈腐的灵魂”，于是，“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”；

◆ 诗人必须说真话

就能夺取的。1978年春天，当人们再次从报纸上看到了那个许久未见名字时，人们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坚持，看到了那个真诚的诗人又回来了。原来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，他并不是一无所动，而是默默地记录着身边的一切。

生活的磨砺给了艾青以丰富的智慧，他开始用象征和比喻来反映生活的本真：他笔下的鱼化石“活着就要斗争/在斗争中前进/即使死亡/能量也要发挥干净”；他看到光遭人

沉重。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，虽然沙漠的远处有阳光在嬉笑着，但是艾青所看到的却只有“暗的风”“暗的沙土”和自己“暗”的心；船到了湄公河边，艾青从密林深处看到了“永远在挣扎的人间”。——近乡情更怯，埃及和越南如此，那心中时刻挂念着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呢？

在旅途中，由于伙食问题，艾青和他的朋友们去找船长交涉，船长却满不在乎，并不无挑衅意味地说：“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中国了”，艾青回答道：“我们有红军”。艾青随身带着那支来自欧罗巴的芦笛，但是这只芦笛不总是奏出浪漫的曲子，从这时起，艾青开始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旋律。

艾青写雪，写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/寒冷在封锁着中国”，那些带皮毛的车夫、那些蓬头垢面的少妇，那些年老的母亲……“中国的苦痛与灾难/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”，它封锁着这片古老的土地，而诗人却执着地“在没有灯光的晚上”，写下“无力的诗句”，希望能给中国带来“些许的温暖”。

艾青写火把，并把火把交给了更年轻的人们，于是，“给我一个火把”响彻街头巷尾，这是一个预言：“孩子，别哭了/来睡吧/天快要亮了”……多少年后，许多人回忆起这个火把，仍然泪流满面。

嫉恨，“因为光所发出的针芒/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”；他不喜欢盆景，因为“或许这也是一种艺术，却写尽了对自由的讥嘲”。二十多年的积累，让艾青用生命写就了一首“归来的歌”，一首“真”“善”和“美”的颂歌。

或许艾青真的是那只“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”的鸟，他歌唱，他用“嘶哑的喉咙歌唱”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